

新 戏 曲

一 顆 紅 心

临猗郾鄂剧团创作组集体创作

123641



PDG

內 容 提 要

《一颗红心》是一出反映农村生活的鄞郡现代戏。它通过尖锐的戏剧冲突，反映了农村两条道路和两种思想的斗争，歌颂了新型农民的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，批判了中农阶层一小部分人的资本主义思想。剧本着力刻划了老饲养员许老三的光辉、高大的形象，他热爱党、热爱社会主义，他大公无私，疾恶如仇。为了养好病牛，他废寝忘食，细心照料，甘愿为集体贴粮给牲口熬米汤。而富裕中农潘发家，以其自私者的眼光，带着投机取巧思想，认为许老三热爱饲养工作是在牲畜饲料上有问题，从而引起一场风波。最后，真相大白，潘发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剧本主题有现实意义，情节比较曲折，主要人物个性鲜明，语言富有农村生活气息。此剧曾在山西省一九六四年现代戏会演时获得一致好评，并在华北区一九六五年话剧、歌剧观摩演出会上获得一致好评。这次重印，经修改加工，有所提高，仍保留导演提示和曲谱。

时 間：一九六三年春季。

地 点：晋南某农村。

人 物：

許老三——五十余岁，贫农，某生产队飼养员。

三 嬸——四十余岁，贫农，社员，老三妻。

田 明——二十七八岁，贫农，某生产队长。

田 秀——二十岁，田明的妹妹，回乡中学毕业生，共青团员。

潘发家——四十余岁，富裕中农，社员。

布 景：舞台右侧是某生产队的飼养室；台左是幼畜的栏杆，后有盛草的小房。

第 一 場

〔幕启：愉快的音乐声中夹杂着大黄牛、小骡驹的叫声，許老三手提湯罐竹篮上。见骡驹跑出来，許老三赶。〕

许老三：哈……你跑出来干啥？嗨！回去，
快回去！哎哟！小家伙还踢哩！哈哈！
（大黄牛叫）来啦，来啦！

（唱“月调”）

大黄牛，把我望，
时刻不让离身旁。
二虎子用牲口太鲁莽，
不小心把它的胃口伤。

（转唱“扭丝”）

三个月不干活静疗养，
草料不能好好下肚肠，
试过好几遍，
只能喝米汤，
今天看来就比昨天强。

〔牛叫声。〕

许老三：别叫啦，来啦！来啦！（下）

三 婶：（上，唱“扭丝”）

我老汉为病牛日夜忙，

吃顿饭也不肯离马房。

近来这几天，

他饭量大增长，

一顿就能喝一罐子汤。

吃的多可不见他发胖，

眼睛红来脸儿黄，

叫我好奇怪，

心里胡猜想，

担心他受劳累把身体伤。

他爹！（发现许老三用汤灌牛）哎……

你怎么拿米汤灌牛呀？

许老三：（上）嘿嘿！你不知道它有病，
草料一点也不能吃，要不灌点汤，那
还受得了。

三 婶：你呀！（唱“五更”）

要给牛把汤灌，

就该和队长谈，

领来小米咱烧汤我情愿，

你不该餓着肚子将我瞞。
你身体不胜从前，
我时常把心担。
为了救它你自己減茶饭，
难道说牛比人值錢？

许老三：你放心吧！我自己还能受餓吗？
这几天我是试试它能不能喝湯，要是
行，再向队长要小米。

三 婶：是呀！这工是工、商是商！豇豆
一行，茄子一行么！我就见不得这马
虎事，吃亏占便宜倒沒啥，公私咱要
分清哩！

许老三：对对对！你说的对！哎！他妈！
你来看！你看咱这大黄牛舌头舔的，
头儿点的，就好象是感谢你哩！

三 婶：去你的吧！（看牛，高兴地）噢！
他爹，看来大黄牛就比前些日子好的
多了。

许老三：那当然啦！他妈！你看这两个小家伙长的多快呀！

（唱“缸调”）

看见它我心里欢喜舒畅，

看见它我浑身增添力量。

但愿得它们快成长，

把队里的畜力早加强。

三年后生产队大大变样，

骡马成群粮食堆满仓。

三 婶：看高兴的你，想的多美！我看你对小牲口比对你的儿女还亲哩！小牲口可真成了你心爱的宝贝了！

许老三：嘿！他妈，你算说对啦！这小牲口太叫人喜爱了！你先看这小牛犊，生就一双大眼，脊背象个案板，前山高，胸脯宽，毛细色黄滚毡圆，长大了力大无边，喝一声就能曳倒泰山。你再看这骡驹子，浑身无杂毛，

好似浪里蛟，白嘴头，白眼圈，四只银蹄赛碗碗，头大、项宽、胸阔、腰圆，真是“高标准”！将来长大了，套上胶轮车，拉起双铧犁，过去一阵风，好象拖拉机，农忙咱们种庄稼，闲了套车去赶集，看电影、瞧大戏、保险人人都满意……

三 婶：唉哟！行啦！行啦！看你多会说！真是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！

许老三：哎！这不由我嘛！

（唱“五更”）

过去苦和难，
时刻记心间，
年年月月日盼夜也盼，
想买牛比上天还要难。

三 婶：说的是呀！

（唱“五更”）

提起解放前，

穷人实可怜，
要不是土改把身翻，
连一根牛毛也摸不着边。

许老三：（唱“五更”）

咱如今有吃穿，
饮水要思源，
王支书鼓励我好多遍，
贫下中农事事要走在前。

三 婶：你说的对呀！

许老三：走，帮我铡把青草。

〔许老三、三婶下，田秀手拿镰刀，边擦汗上。〕

田 秀：（唱“纱窗”）

太阳下了山，
社员都回还，
下午割回草一担，
牲口吃好把力添。

三叔！

〔許老三、三嬸先后上。〕

許老三：啊！田秀，你送草来啦？

田秀：嗯！三叔，你去称称吧！

〔許老三称草下。〕

三嬸：田秀！

田秀：哎！三嬸！

三嬸：今天又割的不少吧？看！从哪儿沾来这么一身土？来，我给你打打。

田秀：三嬸，你是又给我三叔帮忙来了吧？

三嬸：噢！刚和他铡了一点青草。

許老三：（上）田秀，草是七十二斤，又嫩又干淨，沒有一点土，你真行！以后不敢挑这么多，小心压的不长了。

田秀：不怕！

三嬸：这丫头真象她哥，干什么活，都有那股子蛮劲。

許老三：是呀！她哥不论干什么都是好样

的，可就是性情太急躁。当队长时间不长，工作还缺乏经验，看人不知道看心。田秀！你以后还要好好帮助他哩！

田 秀：嗯！（过去看牛）哎！三叔，你把床摆在槽前干什么？小心着了凉！

三 婶：他陪牲口睡觉么，要不然他就睡不着！

田 秀：人家都说我三叔爱畜如子，真是名不虚传，称得起是这个！（翘起大拇指）

三 婶：别再夸奖他啦！

田 秀：三叔，你说咱这大黄牛能治好吗？

许老三：当然能治好。

三 婶：你三叔可把它当宝贝哩！他说将来还指望它下牛娃哩！

田 秀：那太好了！三叔，听人说，你接

槽的那年，槽上的牲口不大壮实，自你喂养以后，都很快健壮起来，这几年又添了牛犊、骡驹，成绩可真不小呀！你得给我说说经验，以后我给你当个接班人。

三 婶：他有屁经验，还不是胡碰哩！

许老三：你三婶算说对了，就是没啥！要叫我说，这又不是描龙绣凤的细活，只有一条，“多操心”就行！

田 秀：可总得有个门路呀！

许老三：那当然啰！人常说：“牛要满饱，马凭夜草，喂牲口没巧，手勤就好”；“寸草切三刀，爱吃肯上膘，夜添三遍草，顶喂二斤料”；“先喂干，后喂拌，经常给牲口加点盐”；“草是要少添，要勤添，拣去杂物吃着甜”；“牲口怕吃露水草，空肚子饮水可受不了”！还要讲究那三不、六净、四

勤、五……

三 婶：算了！算了！看你三叔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起来就没个完，真象个说书的。

〔大家都笑了。潘发家上。〕

潘发家：说的怪热闹，三哥！明早给个牲口，把我那点自留地耕一耕。

许老三：发家兄弟！马上不行啊！

（唱“扭丝”）

队里耕地正紧急，
实在没法抽畜力。
你再等几天，
农活忙过去，
误不了你的下种期。

潘发家：（唱“连香”）

谁能和你来相比，
事不关己不着急。
你一年几次得奖励，

工分顶上全劳力。
我知你不凭自留地，
光外快你就够富裕。

田 秀：（唱“连香”）
这话说的有问题，
收入多少靠劳力。
多劳多得难道不合理？
有意见你向队长提！

许老三：（唱“连香”）
闹着先耕自留地，
开口闭口为自己。
是社员就该为集体，
要懂得大河水满小河溢。

潘发家：不给就算啦！说这些漂亮话干
啥！哼！不要啦！

许老三：发家你……

三 婶：（扯许老三衣角）他爹！（田明扛
粮袋上）

潘发家：哼……（欲下）

田 明：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田 秀：哥……

许老三：田明，是这么回事……（田明放粮袋）

三 婶：他爹，你……

许老三：我咋啦！你回去吧！

三 婶：唉！（白了许老三一眼，下）

田 明：三叔！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
许老三：（指潘发家）他要用牲口耕他的自留地，我说这几天……

潘发家：（假装平静地）三哥！你说不行咱就改天嘛，这还值得……

田 明：哎呀！春耕这么紧，你怎么能先顾自己呢？

潘发家：对！对！那就缓上几天。

田 明：三叔，这几天赶着翻地，大青骡、小红马的活重，得多加点料。这是我

由保管那里领来的豌豆。

许老三：嗯！这是多少？

田 明：三十斤，喂完了你再去领。

〔许老三欲搬粮袋。〕

田 秀：三叔，让我来搬。（搬粮袋下）

田 明：发家叔！别发愁，社员的自留地，都要按时种上哩！我早考虑过啦，你放心吧！

潘发家：是是是，队长！我知道你对社员关心着哩！

田 明：哎！三叔，病牛还是那个样子吧？

许老三：好的多啦，田明你看！

（唱“缸调”）

大黄牛的病势已好转，

我想你心里也喜欢。

田 明：（看黄牛，唱“缸调”）

还是那老样子没有变，

趁早卖了免麻烦。

〔田秀上。〕

潘发家：（唱“缸调”）

我同意队长这个意见，
免落个鸡飞蛋打后悔难。

许老三：（唱“缸调”）

这几天我试把米湯灌，
看来它性命能保全；

田明！

你发点谷子把米碾，
早日养好把畜力添。

田明：（唱“四平”）

咱队里谷子沒一点，
要解决看来有困难。
卖病牛说过好几遍，
你总是舍不得强留恋。

许老三：田明，不是我舍不得，它能养好
嘛，你……

潘发家：三哥！（唱“四平”）